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七回 假稱病拒走登門客 歪主意勾出隱士來

唐鐵牛藏軍山盜阮英的人頭，沒有成功，回到公館之中。周景龍立刻吩咐：「綁縛手，把唐鐵牛給我推出斬首。」「慢著，我犯了什麼罪了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你違背軍紀，就當斬首！推出去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狀元啊，你饒了我吧，我是出於好心呀，我兄弟人頭掛在百尺竿頭在那示眾，咱拍拍良心說，咱們哥們弟兄心裡能過得去嗎？狀元，我這是去啦！沒去的也不見得不想去，你饒了我得了。」

這時候，在公館裡頭的眾弟兄，忽拉，全跪下了：「狀元，念唐都尉一時意氣用事，偶爾初犯，他平素又屢建功勞，請狀元饒過他這一次吧！我們一起請狀元寬恕他吧！」

周景龍出於本心也並非想殺他三哥，但他心裡想：這不是咱們弟兄過去在鐵龍山上，也不是咱弟兄過去一盤散沙的時候，我們來平山滅寇來了，如果要沒有軍紀約束的話，就憑我們弟兄蠻幹，焉能取勝？綁唐鐵牛意在嚴明軍紀，以儆眾人。周景龍一看大伙講情，也算找個台階：「好吧，既然大家一口同音給他講情，我把他死罪饒過，活罪不免，拉下去，打他四十軍棍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狀元，你要打我四十軍棍，那屁股都得打開了花，我還怎麼平山滅寇呀，怎麼跟藏軍山上開仗呢？狀元，這麼著得了，少打兩下行不行，打二十吧。」

旁邊大伙又跪下了：「狀元，打二十就打二十吧，唐都尉既然認罪，就少打幾下吧！看我們大家的面子。」

周景龍點了點頭：「也罷，拉下去打他二十軍棍。」

唐鐵牛又說了：「狀元，二十棍子下去，這屁股也得打腫了，打十下得了。」

周景龍一聽，你這是買東西還價哪！一會兒他一下也沒了：「如果你要再跟我囉嗦，我一下也不免了，還是照打四十。」

「那要不然打二十就打二十得了。」

正這個時候有人來報：「稟告狀元，王明、王亮求見狀元。」

書中暗表：王明、王亮原來是太師府的人，他二人行刺狀元，被擒後願意改邪歸正，又被放回去。從此二人暗中幫助「小八義」弟兄們。

周景龍聽說印們倆來了，知必有要事，說：「快把他們弟兄倆請進來。」時間不大，見王明、王亮走進來之後忙忙施禮：「給您見禮了。」

「王明、王亮，你們怎麼找到這來了？」

「狀元，我們向您報告一個絕密的消息，能過飛雲橋。」

「噢，來，趕緊請坐，你們哥倆怎麼得到的消息，誰能幫我們過飛雲橋呢？」

「狀元，我們哥倆這些日子也沒閒著，聽說您要攻打藏軍山，這上邊有飛雲橋，我們知道上邊有鎗簧埋伏，所以我們哥倆朋友托朋友，找了不少人，最後我打聽來了確切消息。」

「嗯，什麼確切消息？」

「狀元，我們知道了造橋之人，這個人也是一位武林中人，但他更是一個能工巧匠，生就一雙靈巧的手，多智的腦子，這個人是百巧百能，人送外號『賽魯班』，他名字叫喬能，聽他們說，這座飛雲橋就是他設計建造的，如把他請來，飛雲橋如走平地。」

「王明、王亮，這人在什麼地方？離我們這多遠？」

「狀元，離我們這不遠，我們打聽好了，從此正南偏點西，也就七、八里地，有個齊家莊，他就在那住。」

「你們問的清楚嗎？」

「狀元，沒有把握我們也不能來告訴您呀，我們也聽說了，招討使阮英被他們殺了，人頭掛在高竿。我們倆心中也很難過，知道你們攻山遇到了難處，所以到這來給您送這個信兒，也為了報答您待我們的恩情，您是大仁大義寬厚待人，我們是刻骨銘心，永世難忘呀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王明、王亮，你們哥倆請旁邊休息。來呀！把唐鐵牛拉下去，還是要打他二十軍棍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狀元，咱再合計合計行不行？你別打我了，如今他說的這個喬能，是不是得派人去請啊！『賽魯班』這個人是一個能工巧匠，他能不能幫咱們忙，這還兩說著，弄不好大概還得費點勁……」

王明、王亮接著說道：「狀元，他說的有道理，我們聽人說，這個喬能很古怪，深居簡出，不願拋頭露面。再說印跟蓋世英私交甚厚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是啊！這樣的人准不願為我們出力，我自告奮勇把他請來，您別打二十棍子行不行？」

周景龍沉思了一會：「好吧，唐鐵牛既然你自告奮勇，去請喬能，咱們可把醜話說在前頭，你要是請來了喬能，將功折罪，你要是請不來喬能，二罪歸一，將你斬首！」

「行，就這麼地吧，就憑我兩行伶俐齒，三寸不爛舌，到那有把握，準能請來。狀元，等會天亮了，我就去。另外，我還得找個人幫忙。」

「好，你叫誰跟你去？」

「老四吧，徐文彪。老四是文武雙全，能說會道。」

徐文彪在旁一聽：「嗯，不，不，三哥，我這個嘴是拙嘴笨腮，我跟你去行，指著我說不行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唐都尉，徐文彪隨你同去，只可做同行伴旅，至於請人，要全憑你的安排。」

「行行行，就這麼地吧。」

天亮了，哥兩個用完了早點，唐鐵牛說：「走吧，老四。」徐文彪跟他就出來了。在路上走著，唐鐵牛說：「老四啊，你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山東濟寧州十八路總鏢頭，外號金槍將。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文武雙全，提起你來，遠近皆知，童叟皆聞，沒有不伸大拇指的……」

徐文彪說：「三哥，今兒個這是怎麼的啦？你怎麼這麼抬舉我呢？」

「老四啊，今天可全依你了。」

「三哥，你不說你請嗎？你怎麼又給我安上了。」

「唉，我不那麼說，狀元就得打我呀，你看三哥我長的三塊豆腐高，這幅模樣，人一看就罷了。老四，人一看你這模樣心裡就痛快。知道不，老四，雖說人不可貌相，但要長得太醜了，也不讓人喜歡，這回我跟你去，我就是你手底下端茶捧水的支使小子，你呢，就是我的主人。」

「三哥，我要知你是這麼想的，我不能跟你來。」

「走走走，老四，你就全當幫三哥個忙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我這嘴確實不能說，三哥，走吧，到那還得你說了算……」

哥兩個溜溜達達，見人打聽，就來到了喬家莊。一進莊口，看到這街面上房舍整齊，道路乾淨，雖說是村莊，倒也幽靜不俗。

找人一問，說前邊就是老喬家的大門。他們哥倆就來到喬能的大門口。啊！這小院倒是不錯，起脊的門樓，雕刻的門框，四週花牆與眾不同。嘿，要不說麼，一看這門、這院兒，就知主人非凡。大門緊閉，還有三登台階。二人上了台階，唐鐵牛用手敲門：梆！梆！梆！「有人嗎？」

聽著裡邊有腳步聲走近：「誰呀？」

「嗯……來拜訪的。」

「吱扭」，門開了。「二位來找誰呀？」

「你們不是姓喬嗎？老爺子不是喬能嗎？你是喬能的什麼人哪？」

開門的人也就二十來歲，是個唸書的書生，靴帽藍衫，穿得很潔淨。看了看唐、徐二人，略顯驚詫……「嗯，我爹叫喬能，我是他的兒子叫喬貞。你們是找我爹的？」

「啊。」

「二位是從哪兒來的？」

「我們是從東京汴梁來的。他姓徐，我姓唐。我們都是四品都尉。來打擾打擾，拜訪拜訪，有事求令尊幫忙。」

「啊！那好。二位請屋裡坐吧。」這小伙挺客氣，把他們接到一個有兩間屋大小的客廳裡，請他們坐下。「楊氏，沏茶。」外邊進來一個十八、九歲的小媳婦，長得挺秀氣，形體略顯單薄，但舉止別有風韻。她把茶沏上了。

徐文彪說：「公子，我們到這來是冒昧打擾，主要是請令尊幫忙。聽說史尊是位能工巧匠。大宋國軍現在來到藏軍山，剿山滅寇。藏軍山的賊寇在這一帶胡作非為，騷擾百姓。我等奉朝廷之命，到此為民除害，怎奈上山必須要過飛雲橋一座。這橋暗設銷線埋伏，不知詳情者，容易錯走喪命。聽說此橋當初乃是令尊大人所修造，故而今日，登門拜謁，想請老人家出面相幫。」

「噢？這個……我聽說了，大宋朝派人來平山滅寇。藏軍山的人，確是為非作歹，甚為猖狂，近些天來，百姓們被他們嚇得整天人心惶惶，你們這一來，是上和天時，下和人心，讓我爹出面幫忙，有何不可，只是……我爹他病了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老爺子病了？病得怎麼樣？」

「病重病輕啊？」唐鐵牛也急著問。

「唔！病得很重。我爹得的這個病是中風不語，不會說話呀！」

「哎呀！這可麻煩了，該他說話的時候他不會說話了，我說喬公子呀，老爺子修造的這座橋有沒有圖紙呀？」唐鐵牛急問。

「那我可不知道。我爹的事，我從不過問，他老也不讓我問這些事，所以根本不知道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老爺子可在後邊，我們看看他老好嗎？」

「看看倒行。可是我爹……恐怕有些慢待二位，因為他不會說話呀！」

「咳，有病的人談什麼禮節，官還不睬病人呢！不會說話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哎，那好，楊氏呀，你到後屋收拾收拾。」

「噯！」

一會兒，楊氏回來了：「我收拾了一下，二位請吧。」

「走、走，到後邊看看吧。」

徐文彪的情緒已經低沉下來了，心裡說：「完了，這還是個死門呢，老頭有病，還是中風不語，要別的病還好說。」

來到後屋一看，老爺子在炕上半躺半臥，兩腿微彎，嘴裡流著哈拉子，兩眼直勾勾，腦袋直晃蕩，哆哆嗦嗦，徐文彪一看，這可是真病了。「老人家，我們看您來了。」

唐鐵牛也說：「老爺子，他姓徐，我姓唐，請你來了，飛雲橋是你巧手修造的，這橋可真不簡單，老人家，只有你去才能解開裡邊的秘密，別人不行。老爺子，聽懂了嗎？啊？」

老爺子無動於衷，就像什麼也沒聽到似的，腦袋仍舊在晃蕩著。文彪一看無可奈何，一扯三哥的衣襟，低聲說：「也就這樣啦！咱們走吧！」

喬公子說：「爹爹，這二位是大宋都尉老爺，請您來了……您聽到沒有？……您一點也沒聽見嗎？好吧，您好好養病吧！二位看明白了吧！就這樣子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好吧！咱們到前邊吧！」

喬公子把他們又領到前邊客廳，讓他們二人坐下。徐文彪說：「我們不想再打擾了，我們要告辭了。唐都尉咱們走吧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好吧！既然這樣，我們也不打擾了。喬公子，還有別人能知道飛雲橋的嗎？」

喬公子說：「這個……我也說不上，您再到別處打聽打聽吧！」

徐文彪一看這小伙子是真老實，很忠厚，說話還慢聲小語的，「咳！三哥算了。我們走吧！」

唐鐵牛跟徐文彪一起出了大門，喬公子把他們送了出來，「二位，閒時來玩。要不然，在這吃飯吧，天也不早了。」

「行了，不用了，別客氣，以後再說吧，回見。」

唐鐵牛跟著老四出村莊有二里來地，到了一片樹林。徐文彪說：「三哥呀，這回回去如實稟報，這條路算堵死了。我看哪，飛雲橋咱們是過不去了，過不去飛雲橋就破不了藏軍山。」

「老四，回哪去？」

「回公館哪！」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向狀元報告，說咱們沒請來人哪。」

「你回去行，可我行嗎？我腦袋可就保不住了。」

「那人家病得不會說話了，你還怎麼辦？跟狀元說請，也不會怪你。」

「那飛雲橋過不去，猴的腦袋取不回來呀！」

「您還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什麼辦法？我想辦法！哎！老四，你說這老頭真病了嗎？」

「我看真病了。」

「我看他是裝的，他知道關係重大。你沒聽王明、王亮說嗎，他跟高山上的金翅大鵬蓋世英是朋友，他知道如果幫助我們過了橋就對不住朋友，是不是？再者說，當賊的是賊狠賊狠的，他要把秘密暴露了，他腦袋就保不住了，他要當面拒絕了咱們，咱們是官府老爺，他也怕擔罪，他是前思後想，心裡特別矛盾，於是他就得裝病，中風不語。」

「看他那樣兒，像真的。」

「樣兒？我現在馬上就能嘴吐水，眼發直，中風不語。」

「這個……我可沒這眼力，我可沒看出來。」

「老四，你在這等我，我回去。」

「三哥呀，你可不能亂來，咱們本身是大宋朝四品都尉呀！」

「咳！你把三哥當什麼人了，你以為我們那麼簡單哪？別忘了三哥當過磨盤山大寨主，告訴你吧，三哥今天要不露兩手，他不

知道馬王爺三隻眼，沒有三把神砂，不敢倒反西岐。」

「行了，三哥，你可別吹了。」

「等著，老四，我回去，我准保把他鼓搗出來。」徐文彪半信半疑，他心裡也知道三哥有時被逼急了，有些歪點子。

「那好，你回去吧，你可快去快回呀！」

「行，你在這等我，咱哥倆不見不散。」

唐鐵牛又回來了，鴨拽鴨拽地進了莊口，到一個雜貨店買了兩包點心，就來到老喬家的大門。當，當，當，「開門！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。」

喬貞把門打開，「哟，唐都尉，您怎麼又回來了？」

「又回來了，我覺著有點不對勁，我呀，來看老爺子來了。咱們素不相識，到這又喝水又麻煩的，心裡過意不去，這不，買了兩包點心，我們身上也沒多少錢。雖然禮物不多，可這叫千里送鵝毛，禮輕人情重，對不對？瓜子不飽暖人心，這是一點表示吧！」

「不，不，不，這怎麼能收您的禮物呢？」

「咳，別客氣了。」說著他就進去了，喬貞也就跟著他，他也沒猜透這位到底要幹什麼，來到了客廳。

「把這兩包點心給老爺子送去。」

「那我替我爹謝謝您。楊氏呀，把這點心給我爹送去。咳！白費心思，就是送去，我們不喂，他是不會吃呀！」

「那有什麼，心到神知，反正我們是來看老爺子了。」

楊氏就出去了。唐鐵牛說：「喬貞哪，老實說，一見面咱們就挺投緣，我想跟你商量點事。」

「唐都尉，有什麼話您就說吧，我呢，凡能做到的，一定盡力而為。」

「我呀，二十五、六了，還沒娶媳婦。」

「噢！您是四品都尉，還沒成家？」

「可不是嘛。我長得不好看，沒人跟我。喬貞哪，你能不能當個大媒，給我引見一個，就在你們莊上給我找一個。」

喬貞說：「唐都尉，我們這山野村姑，您能看得上嗎？」

「噯，剛才我走到大街上，看見你們這兒的姑娘都不錯。再說，不用別人，像你媳婦就不錯了。」

「噯，楊氏？我這個賤內，長的醜陋不堪，不值得一錯。」

「你別客氣，夠漂亮的。喬貞哪，你看你，五官端正，白面書生，娶什麼樣的沒有？我這樣的沒人能看得上。我看這麼辦吧，咱倆合計合計，把你媳婦給我，我給你多拿點錢，你再娶一個行不行？」

喬貞一聽這是人說話嗎！當時臉可就沉下來了，「唐都尉，你說的是什麼話。啊……你是開玩笑吧？」

「怎麼開玩笑啊，真的。」

「唐都尉，這樣做，是不是有失你的身份，對我們也不好看哪？」

「嘻，這沒什麼，好漢選九妻。這個不好的給了我，別人不會說什麼。」

這時楊氏就進來了。「丈夫，咱爹呀，我給他一塊，他還真吃了。」

「行了，咱就這麼著吧。」說著話，唐鐵牛過來，把楊氏的兩隻手一抓，背起來就走。楊氏直喊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怎麼掙扎也掙扎不脫。

喬貞說：「哎！唐鐵牛你站住！」

「咳！回頭見吧！走吧。」唐鐵牛背著楊氏，出了門，順著大街往前就跑，噔噔噔。你說把喬貞給氣得要發瘋。

「站住！唐姓子！你身為大宋官員，竟敢搶奪有夫之婦，我告你去！欺男霸女，你把楊氏給我放下！爹呀！爹呀！這都是你招來的禍呀！關門家中坐，禍打天上來呀！爹呀！你病的這麼重，可怎麼辦呢？」喬貞這個嚷啊。

唐鐵牛在頭裡跑，楊氏在身後直吵吵，「丈夫哇，你救救我。」唐鐵牛背著楊氏，出了街口，來到樹林，把楊氏放下，徐文彪嚇了一跳：「三哥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「哎呀，我累得夠嗆，行啦，小妹妹你別害怕，我是大宋都尉，決不能欺男霸女。我們是為了請你公公幫忙啊。」

「我公公病了，你怎麼能請得來？」

「你公公沒病。」

「怎麼沒病？你也不是沒看見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會看，他是裝病。」

正這時，聽有人喊：「姓唐的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哪是大宋都尉，簡直是強盜！你把我兒媳放下！」

唐鐵牛回頭一看，前面跑來這個老頭兒，手裡拿著一口鋼刀，正是喬能。後面是公子喬貞，拿著個頂門槓子，也追來了。累得呼哧呼哧地：「你把我妻子放下！」

徐文彪當時就愣住了，「三哥，您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唐鐵牛從樹林裡迎出來：「老爺子，你好哇！」

「唐姓子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「老爺子，你那病呢？」

「啊！這……」

「不是不能動了嗎？怎麼跑這麼快呀？老人家，我給你見禮了。」

老頭兒把刀一橫……「啊！……這……」老頭沒詞兒了。

喬貞到了跟前：「這小子，爹你把他宰了。」

徐文彪過來了，「老人家剛才我三哥他是一個粗魯之人，多有冒犯，我這給您賠罪了。」

老頭兒他也覺著虧心哪！他裝病自己能不知道嗎。

「你是……」

「我叫徐文彪，是大宋朝四品都尉。我們今天到這是請你老人家幫忙。老人家，我們是來到這裡平山滅寇的，藏軍山最近來了不少漏網之賊，盜國寶、害百姓，無惡不作，我們要破山，得先過飛雲橋。老人家，聽說這座橋是您老人家修造的，必須請您老人家幫此大忙。我們過了飛雲橋，平山滅寇，捉拿這伙響馬，給附近的百姓報仇雪恨，你也為國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。老人家，能相助我們一臂之力嗎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唐鐵牛說：「老爺子，今天這事兒，怪我，也怪您，您要裝病，也不至於逼得我這麼辦，我不這麼辦，你不能出來，這叫剗眼叫街，逼出來的招數，這事兒做得損點兒，但我並無惡意，我們行得正，走得正，決不能胡作非為。雖然剛才冒昧得罪，還請老人家高抬貴手。老人家，你的兒媳就算我的親妹妹，今後咱們就按親戚走動。老人家，我們老唐家就我一條根，一個兒子，上無三兄，下無四妹，今後拿你這兒當親戚了。老爺子，請您幫忙，我這可是奉了京都安撫使的命令來請您的。你看該怎麼辦？」

老頭兒一看這兩位都耐剛才這番話，倒還客氣，自己裝病也不應該，他看了看已經站在旁邊的兒媳和兒子，再看看那位唐鐵牛，想想剛才這回事兒，真是有點哭笑不得。

喬貞說：「爹，您看怎麼辦？」